

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》

注释部分商榷

王 镁

现藏巴黎图书馆的伯2555敦煌写卷，载有唐人逸诗若干首^①。这是研究唐代文学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。解放前王重民先生曾从此卷录得诗作七十二首，拟加整理而未果。后由舒学整理后初次刊布于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一辑（1977年12月），继而《全唐诗外编》亦予收录（中华书局1982年7月）。与此同时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嵩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》一书。此书分为注释、作品系年表、字句补正、作者生平管窥、文学价值、作者押解路线图说、地名考略、史实考略九个部分，可说是对这份资料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的最初成果。由于这项工作具有开拓性质，书中不免存在较多的可议之处。现仅就作品的注释部分略申管见，供作者读者参择，以期这项研究能深入一步。

第1页佚名《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》注云：“国朝发马圈：似为唐朝（唐人称“国朝”）向内地发放马匹之地，其位置当在渥洼地之南。”

按，此注破读诗题，说解随之而误。诗题当读作：“冬出敦煌郡/入退浑国/朝发马圈之作”。朝读zhāo，早也。此诗之另一注谓退浑即吐谷浑，其说是。吐谷浑至龙朔三年（公元661年）已灭于吐蕃而“嗣绝”（见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）此处称“国”乃

指其旧境。“马圈”应为原退浑国境内之一处地名，今敦煌附近尚有地名马圈湾者，近年于此处曾掘得汉简多枚。

第7页《夏日途中即事》：“何事镇驱驱，驰骖傍海隅。”注云：“镇，镇日之镇，犹言一天到晚。驱驱，同驱驱，奔驰不息貌。”

按，二注之说解均嫌未确。镇，犹常也，见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二。“驱”为“驱”之异体，驱驱或作区区，乃辛苦之义，见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五。上句质天问地，意言为何常常备受苦辛也，下句方是奔驰之意。

第13页《秋中霖雨》：“西瞻翰海肠堪断，东望咸秦思转盈。”注云：“思转盈，思念之情顿溢襟怀。”

按，“盈”犹满也、深也。“转”为程度副词，为“益”、“更”义、“思转盈”谓思之更甚、思之益深。

第十四页《梦到沙州奉怀殿下》：“昨来魂梦傍阳关，省到敦煌奉玉颜。”注云：“省，同‘解’，犹懂得。”

按，此解施之句中文意难通。此处之“省”义同“曾”，见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五、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新版297页。

第19页《晚次白水吉戍见枯骨之作》：“比日羈愁肠自断，□□到此转悲新。”注云：“比日，每日。□□到此句，似为‘何堪到此转悲新’。舒稿改新为辛，似未可必。‘转悲新’之意，谓转出新的悲愁。”

按，“比日”非“每日”而为“近日”之义（参拙撰《诗词曲语辞例释》“比”字条）。“自”同“已经”之“已”，故下句空缺二字当为“今日”、“今时”之类。作者另一首《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》有“昔日三军雄镇地，今时百草遍城阴”一联，句法略同，可以比参。“转”义同“益”（说已见前），与上文“自”字呼应，非“转出”之义，故“新”字亦以舒改为得。

第29页《闻城哭声有作》：“今殇小子瘞泉台。”注云：

“瘞，音zhài，埋葬。”

按，此注义是而音误。“瘞”《广韵》音为于鬲切，《集韵》为壹计切，新版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均注为yì。

第30页《除夜》：“荒城何独泪潸然，闻说今宵是改年，亲改睽携长已矣，幽縲寂寞镇愁煎。”注云：“亲改睽携，谓轮到本人改变羁囚处境。睽携，携离也。”

按，“亲改”当为“亲故”，“改”字因涉上文并因形近致误。此句意谓自身恐将与亲人故交永远分离，与注意正好相反。

第30页《春霄有怀》：“独坐春霄月见高，月下思君心郁陶。踌躇不觉三更尽，空见豺狼数遍号。”注云：“月见高，眼看着月亮升起来。空见犹唯有。”

按，“月见高”之“见”，当为“渐”之假借，“空见”之“见”义则同“闻”。在唐宋诗词中，“见”与“闻”每可互通，参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五“见”之第二义。

第31页《久憾縲继之作》：“一从命驾赴戎乡，几度躬先亘法梁。吐纳共钦江海注，踪横竟揖慧风飏。”注于“几度”句引《新唐书·吐蕃传下》“人负一木，以绳三约之，系其发驱之。夜则杙址系而仆，蒙以罽，守者寝其上”，并谓“这大概就是‘亘法梁’，作者几次都比别的俘虏先受这种刑罚。”

按，引文与所释内容了无关涉，由此得出“亘法梁”是一种刑罚纯属猜想，且如此解说与下文亦难以连贯。《康熙字典》子上二部“亘”字下云：“《集韵》《韵会》《正韵》并息缘切音宣。《说文》：‘求宣也，扬布也。’按亘本作𠂇，与互（古邓切）字不同。”“法梁”当即佛法津梁之意。首二句意谓自从动身来此戎狄之乡，曾几度率先登坛，宣扬佛法而普渡众生，与《春日羁情》一诗中“弱冠导群迷”意近，故下二句即接写受到听众一致的爱戴和赞誉。

第33页《哭押牙四寂》：“哀哉存歿苦难量，共恨沦流处异乡。

可叹生涯光景促，旋嗟死路夜何长，空令肝胆摧林竹，每使心魂痛渭阳。纆继时深肠自断，更闻凶变泪沾裳。”注云：“空令句，面对异域林竹，只令肝胆摧裂。”“每使句，言心魂常为渭河北面的清水之盟而伤痛。按这次会盟条款全系吐蕃方面提出，它等于宣布了唐廷对河西的彻底抛弃，视‘每使’二字，可知作者早已知道清水会盟的消息。”“凶变，指建中四年冬季的朱泚之乱。”

按，此诗为一首悼亡的七律，颈联用典。“林竹”即“竹林”，因声律要求而倒置。“竹林七贤”中阮籍、阮咸为叔侄，故“竹林”可喻叔侄关系（参新版《辞源》2345页该条）。“渭阳”则隐指舅甥关系，语本《诗经·秦风·渭阳》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”。诗题中云“押牙四寂”当系作者之长辈^②，故用此二典，意言因押牙之死而肝胆摧裂、心魂伤痛也。注者昧于典实而牵合时事，大误。下文“凶变”亦指押牙死讯，与朱泚之乱无关。

第35页《感丛草初生》：“羁客绝知闻，急难阻投杖。”注云：“绝知闻，言消息闭塞。”“急难句，急难犹持危。投杖持危，用夸父逐日典故。夸父渴死，弃杖，化为邓林。杜甫晚年有‘持危觅邓林’之句，邓林指杖，意谓求投杖者扶持自己的颠危。此句言至亲好友欲救不能。”

按，“知闻”为名词，即《晚秋羁情》一诗中所谓“知音好识”，此处用作宾语。“绝知闻”即全无朋友知交之意，并非消息闭塞。“投杖”确系用典，但夸父追日事为“弃杖”而非“投杖”，其寓意与诗句亦不能切合。下句所用典故乃费长房事。

《后汉书》卷一一二《方术·费长房传》载，长房随仙人壶公入山修道，十余年后，“长房辞归，翁与一竹杖曰：‘骑此任所之，则自至矣。既至，可以杖投葛陂中也。’又为作一符，曰：‘以此主地上鬼神。’长房乘杖，须臾来归，自谓去家适经旬日，

而已十余年矣。即以杖投陂，顾视则龙也。”此联下句“阻”字与上句“绝”字互文见义，意谓羁客急难中既无知交照拂，又无仙人相救。

第42页《题故人所居》：“一身尚栖屑，庶身安无忧？”注云：“一身，犹一人，专指皇帝。”“栖屑，栖惶狼狈，此指德宗奔奉天事。”“庶身，普通人，或仅为地方长官任命的官吏均称庶身。”

按，此注亦有牵合时事之嫌。“一身”虽有“一人”之义，但谓专指皇帝，秦以下未见其例。唐诗中多用以表“一己”、“孤身”之义。杜甫《无家别》：“近行只一身，远去终转迷。”《佩文韵府》七虞引戎昱诗：“烟霞万里阔，宇宙一身迂。”故与之相对的“庶身”不同于“庶民”而为“多人”之义。“栖屑”一词见于新版《辞源》，释作“往来奔波”，并引《北史·裴骏传》附裴安祖：“但京师辽远，实惮于栖屑耳。”细味诗题及“茅居”、“耕凿”等句，作者之故人或系全家流落于此，故上引“一身”句当为自嘲，“庶身”句则是为对方设想，以为指德宗奔奉天事似属猜测。

第52页马云奇《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》下附小序：“此便代书，寄呈将军。”“支公张掖去何如？异俗多嫌不寄书。数人四海皆兄弟，为报殷勤好在无？”注云：“便，便笺。”“支公，支使。在唐代系节度使或观察使的僚属，其职务同掌书记，凡有出身的为掌书记，无出身的为支使。”“为报句，是谓：将军能否善自珍重，以回报我们的殷勤致意呢？”

按，以上诸注并误。“此”代指此诗，“便”犹“即”“就”，意言即以此诗代书信。“支公”谓晋代高僧支遁，此借指游大德。“大德”为佛家对僧人的尊称。唐元和以后僧官或道士均可加此号。注者于121页《史实考略》中以“大德”为此人名讳，称“甘州度支使游大德”，并误。“为报”系“为我告语”之

省，“报”犹“语”也（参蒋绍愚《杜诗词语札记》“为报”条，《语言学论丛》第六辑117页）。全句意为：为我殷勤致语将军，问他尚安好否？

第58页《被蕃军拘系之作》：“可能忠孝节，长遣阆西戎？”注云：“此言忠孝大节可能得不到朝廷的好报。阆西戎，谓深闭于西戎（指吐蕃占领区）。 ”

按，“阆”当作“困”，注为深闭近是。“可”犹“岂”也。二句当作一句读，为反问语气，意言身具忠孝大节，岂能长期拘系于西戎，乃表示效忠朝廷誓归乡国之决心，与注者的解说正好相反。

第60页《赠乐使君》：“虽然灌水凌云秀，会有寒鸦夜夜啼。”注云：“虽然有灌水的凌云之秀，但是山河易主，你总会感到寒鸦夜啼的凄凉吧！”

按，申释大意近是，但以“会有”之“会”与现今表示有可能实现的用法相同，却不尽妥，“会”犹须也、应也、当也，参见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一该条。

注：

① 此卷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一辑及《全唐诗外编》均仅录诗七十二首，然据柴剑虹《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（伯2555）补录》，实有诗作一百九十首、文二篇。（《文学遗产》1983年第4期）

② 《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补录》于佚名诗五十九首之后录有《胡笳第十九拍》一首，小序云：“没蕃人毛押牙遂笳（加）一拍因为十九拍。”不知是否即此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贵州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魏文峰）